

观察

大运河申请世界遗产，是目前中国最高级别和最大规模的国家申遗工程。其经历的8年岁月，也恰逢中国社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相比于大运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所展示的成果，申遗活动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大幅提升了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自觉性。

大运河申遗

如何影响我们

本报记者 齐欣

大运河申遗：吸引了更多的普通人，由只是觉得“应该”为文化遗产做些事，转变为一名“可以”做得很好的保护者

说来话长。这是4月初的一个艳阳暖春，我站在课桌旁，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们讲着千里之外发生的事儿。“年轻人的心中都有一团火”，我笑嘻嘻地发出邀请：“我们去做个试验，看看厦门这儿有多少文化遗产吧！”

大家面面相觑。真的？绝对不靠谱，不过信口一说。“大运河上已经有许多人在实验了。”我热情地给他们打气：“我们可以从夏天开始。”

8个月过去了……即便是我也没有料到，这个名为“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厦门”大学生实践项目，先后入围了省优秀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和“芙蓉学子·社会实践奖”，也有团员分别荣获了省、大学和学院的“优秀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称号。报纸和电视节目也从更广泛的价值，讨论项目所研究的厦大校园、鼓浪屿、中山路小店铺群、环岛路乃至第八菜市场。最重要的是，同学们用自己的脚步，再次诠释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对待文化遗产保护，如何由“应该去做”到“可以做到”的转换过程。这一切，应该感谢大运河。

大运河的申遗过程，吸引了无数民众的目光。于是，公众参与和文化遗产传播成为一项新兴的跨界研究课题，并通过如“大运河遗产小道”和“文化遗产视角下”这样具体的方法拉近了公众与文化遗产的距离。这些有效的步骤，开始推广到如“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厦门”项目中。在大运河之后，还有更多的文化遗产价值：蜀道、海岸线、华人的迁徙，它们构成我们生活延续的城市、村庄乃至街道……而每个人都可以主动参与并成为探索发现的主角。每每相隔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人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就会发生一次变革，从而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每次演变，前后衔接，路阶而上；但，没有哪个阶段如同大运河申遗这般波澜壮阔而影响深远。

大运河申遗：使得公众明白，文化遗产所呈现的美好精神家园，既不能靠“假古董”，也不能仅靠书本记载和传说



风尚

艺术与科学

“联姻”的美好生活

王慧丽

穿越到潘多拉星球，看看自己变成纳美人的样子；蚊虫不咬人，还发着光成群结队飞舞着组成各种字形；在房间里抬起手，就能把风筝放飞蓝天；对着墙点燃火柴，烟花就美丽绽放；手指拨动古老织布机上的纱线，就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日前，以“生态·信息·智慧”为主题的第3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在中国科技馆举办，展出了来自22个国家的112件作品，主要包括新媒体艺术、产品设计、建筑与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以及艺术创作等，汇集当代国际艺术与科学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该展览由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和已故艺术大师吴冠中共同发起，在2001年、2006年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

李政道特意为本届展览撰写了前言：将人类珍贵的情感，升华为艺术；将自然基本的规律溶化成科学。艺术与科学，基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基础，追寻共同的目标：真理的普遍性和人类的未来世界。此次展览的作品正是从这样的目的出发，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科学家和艺术家对生态、信息和智慧这3个命题的思考和解决方案。

在科技馆的一角，许多人正在排队“照镜子”。在这面“镜子”里，观众的头像被染色、变形、拉伸成为一个《阿凡达》电影中的纳美人形象，虽然肤色变蓝、鼻梁变宽，但仍保留着该观众本来的面部特点。这面像镜子一样的装置是中国艺术家创作的数字互动影像作品《阿凡达变形站》，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和参数化的计算来实现观众从现实世界到潘多拉星球的“穿越”。

如果不是用人工照明，而是用萤火虫一样闪闪发光成群飞舞的萤火虫来制造广告牌，我们的城市会变得多么美丽？作品《天堂的轮廓》就研究了一套这样的装置。科学家培养并改造了一群不咬人的蚊虫，使其能在黑暗中发光，并利用蚊虫对声音敏感的特性，利用声音频率控制其群体性的飞行状态，这些闪闪发光的小精灵就能群舞着构成一些LED字形。

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如此浪漫而亲切。一群孩子抬着头，高举着双手嘻嘻哈哈地挤来挤去，在他们前方的屏幕上，一只传统的风筝正从绿树成荫的村庄缓缓飞入蓝天，孩子们手中似有一根无形的线，控制着风筝的远近。旨在保护和传播风筝这一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品《放飞风筝的人》受到了孩子们的喜爱，该作品运用了微软的KINECT技术对风筝文化进行技术创新，使人们在室内就能感受到放风筝的乐趣。

一台有着250年历史的织布机，本来是法国提花博物馆内的一件艺术品，在经过红外摄像机和超声距离传感器的改造之后，成为一套音像俱全的音乐织布机，参观者可以在空中或者纱线上随意地弹奏出自己的音乐。

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因为“好玩”、“新鲜”、“惊奇”，第一天就迎来了近4000名观众，之后也一度达到每天2000人的参观量。有观众说，这些参展作品用最直接的方式，留住人们的目光和脚步。而更多的观众已经在期待下一届展览了。

图为荷兰艺术家设计的“莲花”，观众一走近就会自行绽开。罗晓光摄

聚焦

中国美术馆主展厅首次接纳抽象艺术展

“我只是轻轻画一条线”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图为谭平在创作《+40m》。

一根40米的白色细曲线横贯于中国美术馆圆形主厅的弧形墙面——作为首个进入中国美术馆主展厅的抽象艺术家展览《谭平个展：1划》的主展品，《+40m》是一件令观众觉得“抽象之至”的作品。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系主任彭锋的眼中，“在被视为艺术殿堂的中国美术馆圆形厅里只展一根线，这是一个多么有勇气的决定”。

该作品的创作者、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谭平认为，当代艺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方法就是要在现场。“我一次次去美术馆看，思考我到底要在那里做什么。最终，我选择不以非常隆重或经典的方式去做，而是将现场的空间与社会性、象征性糅合起来，让作品画一道线就結束了。”

“沿着这条线走，就像走过人生一样”

咔、咔……画面中，伴着静谧中爆出的清脆声音，一把圆口刻刀正“行走”在一块长长的木板上——在展览现场播放的一段视频，展现的正是谭平创作《+40m》的过程。“40米长的一条线，用了6个小时一气呵成。刻刀与木板接触的瞬间如同锋利的刀划开皮肤，深深地、慢慢地行走，不断深入这块黑色平面的内部。6个小时刻刀在木板上抑扬顿挫地行走，就像将我自己沉入生命的‘时刻’，所有的力量，所有的经历，对艺术的理解，包括我内心的挣扎，全部留在刀和木板碰撞的瞬间。”谭平这样形容这个过程。

“简单！”这是不少观众看到这条线的第一反应。的确有理，创作者谭平坦言自己非常喜欢极简主义的绘画，特别希望以最少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涵。“当大家期望是

20张大画时，我恰恰只是轻轻画一条线。这条线像人的心脏跳动，如同心电图，有起伏有变化。观众要沿着这条线一直走，就像走过人生一样。”

策展人朱青生认为，这条线不仅承载着作者的修养、知识、经验和生命意识，而且单纯却又丰富，把不可言说的状态充分地表达，同时又让每一位观者勾起各自心中无限的回响。“这根‘线’，分明是在对当代艺术进行一次全体的应对和实验。”

“不是哪天突然想做抽象了”

与《+40m》同时展出的，还包括谭平早期的作品。沿着作品的创作时间轴，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12年，作者表现语言的变化清晰可辨。

在谭平的记忆中，“绘画”在他内心的萌芽，起源于做产科老师的母亲自己画“医用教学挂图”对他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末，谭平留学德国，他发现“原来抽象图像背后的东西才是重要的”。到了今天，谭平为观众呈现了一条40米的长“线”。

“这是一点点变化的过程，不是哪天突然想做抽象了。它是从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开始变化，逐渐地摆脱束缚，寻找自由的这样一个过程。”谭平认为对抽象表达的掌控靠的是多年的积累。

对这位在中国美术馆主展厅做抽象艺术展的艺术家，不少观众会问“如何理解抽象艺术”。谭平认为，抽象艺术不是一个画面看起来没有具体的形象，只是点、线、面、色彩或是笔触、材料完美组合的结果，而是对世界的认识和感悟，对生命的认知，对艺术理解的具体表达。对世界的认识决定了抽象艺术的生命，真正的抽象艺术是最能直接表达自己个性的艺术。

“人的内心和客观世界是同样大的，其区别只不过在于你是向外看，还是向内看。抽象艺术更多地就是向内看的一个东西，看自己内心世界的某种景象。”谭平说。

罗马大学建筑学院当代美术史教授阿基莱·伯尼托·奥力瓦评价道，谭平以其不同时期的作品穿越了当代艺术探索的许多节点，进行了不停顿充满扩张性的创造。“他以艺术的全球观念，运用抽象艺术语言的链接，创造了东方、西方不同文化在人类感性与理性同一时空中的完美交汇。”



图为厦门大学学生对厦门市第八市场的“文化遗产视角”的调查成果。

神州

拾遗

“2012中华文化人物”揭晓

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凤凰卫视主办的“2012中华文化人物”颁奖典礼12月12日在河北举行。包括莫言、朱绍侯、德德玛、管峻、谢英俊、陈蔚伊、郑小瑛、万捷、何晓涛、沈培平等10位文化名人获颁今年的文化人物奖杯。

颁奖的同时，主办方还设立了特别环节，缅怀在今年陨落的华语文化界大家。包括哲学大师、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李先林；美术家张仃；漫画家华君武；画家吴冠中；红学家周汝昌等。

(王慧丽)

中国3D动画赚美国观众的钱 《超蛙战士》登陆Netflix

日前，世界最大的在线影片租赁服务商Netflix与上海河马动画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收购其原创作品《超蛙战士之初露锋芒》的网络版权，并于12月正式上线。这是Netflix首次收购中国3D动画电影。此次合作说明北美市场对河马动画的制作水平已逐渐认可。据悉，该系列的第二部电影《超蛙战士之威武教官》以及奇幻冒险电影《绿林大冒险》的合作已在洽谈中。(张东伟)

2012 宝马创意设计大赛落幕

以“以悦之名 放飞梦想”为主题的2012 Project J创意设计大赛决赛日前在北京清华大学落幕。共有来自国内知名高校的11支参赛队进入决赛，最终东道主清华大学的IAnova团队夺冠。据介绍，本次比赛由宝马公司主办，包含视觉创意、手工创作、歌舞创作及其他四大类项目。决赛中，各支参赛队用各自的作品展示了自己对主题“悦”的理解。“悦”，作为一个抽象概念，通过儿时的玩具、老上海的街景等更为具体的意象被表达出来。(吴灏)

大运河申遗：不只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数百年前的重大文物，也让我们花大力气关注身边“年头并不悠久”的真实历史

不仅是规模巨大和历史跨度悠长，大运河对于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来说还有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特征：它是“活态的”或者说是还在使用着的。使用就会带来变化。那，这些新的人类活动，咋算呢？

于是，一个新的思路提出来了：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可以如酿过甘醇一样，使用“成熟度”的判读方法。这对近现代遗产的形成和保护尤其重要。以前只是关注正在消失的，现在我们还分出了一半的精力，去关心正在生成的未来遗产。

“厦门大学，难道也有文化遗产吗？”这是我在课堂交流时，大家直接提出的疑惑。“文化遗产不是古董，你可以把它想象为一瓶酒。”我还记得当时的比喻：“总有它成熟又倾倒众生的时候，但如果我们现在不延续它的真实和完整，以后难道要用假酒来充数？”

正是使用这种源自大运河上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种全新的价值眼光，来重新计量身边原本已经熟视无睹的一切。

就在我开始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封邮件从厦大发来。“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厦门”项目中的一名团员告诉我，她要在全校的优秀社会实践大会上演讲了，选定的题目涉及“城市发展和文化建设”。

“讲啥呢？”我非常好奇。“我想说，没有文化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文化遗产就像酒一样，也有度数，不予保护，不但难以酿熟，而且醇香还会挥发。”我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好好准备吧姑娘，未来真的是你们的了。”

文化遗产保护将进入公众传播时代

齐欣

进入2013年，中国的大运河申遗，将由价值认定阶段向价值传播阶段过渡。伴随着蕴藏的巨大能量，这种过程实际标志着文化遗产公众传播时代正在来临。

大运河申遗，重新定义了文化遗产传播的理念和特征。本来大家都认为，如同以往的过程一样，那只是所有传播理念在文物界的再次应用和体现。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坚信：文化遗产自其被创造孕育时起，传播便与之相辅相成相随。传播是文化遗产生存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不是在其形成后才作为社会力量简单介入。由“文保宣传”的模式，完成向文化遗产传播过渡，这也感谢大运河。

如果现在就将目光定位在2014年，能够遥望到什么？首先，我们已经不再将所有的情感，系于大运河申遗能否成功；经过将近10年的努力，在我们心中已经非常可以肯定地向世人回答“什么是文化遗产”的问题了。与此同时，大运河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人人都能加入成为主角，传播以真实完整为核心价值——的大运河文化。这一变化非常典型，直接带来了社会力量的组合变化，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也由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共享时代”。

文化遗产，是全世界不分国籍和种族的共同财富；凭借大运河，我们可以告诉世界，美丽的中国，也是世界的美丽。